■工会岁月

或许在你现在和曾经的工会工作中，有无数个细节如同过眼云烟飘过，但总会有一些小故事伴随着某些物件、某些人和某种符号留了下来，比如一次活动、一个日子、一张照片……

工会主席的家外之家

□阎友新 文/图

有网友戏谑：“一等男人家外还有家，二等男人有家还有花——”不好意思，我是一等男人，因为我家外还有家。

年逾不惑的我目前在一家民营企业担任工会主席的职务。

是的，工会就是我的另一个家。

工会活动室刚开放时，硬件就只有本地的一份日报和一份商报，别无他物。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于是，我呈文公司予以经费支持，开明的老板大笔一挥解决了当务之急。获取了“第一桶金”后，我在旧书市场淘得了不少适合员工口味的书籍，购买了棋牌供员工健康娱乐，还购置了10台电脑供员工工作之余上网……

这下，咱的家可热闹了。

这不，爱读书的陈梅刚刚问过“人在囧途”的“囧”怎么读，取得一手好牌的李刚就“征求意见”是打出方块还是红桃，一旁刚刚学会打字的付大姐迫不及待地央求帮她登陆和她女儿视频聊天的QQ号码……

工程部的廖工有中度肥胖，嗜烟酒，常不吃早餐，半年前的一次熬夜，因此引发面瘫，入院治疗了好久才治愈。

根据这个情况，我从网络上搜索了不少相关的信息，每天通过内部沟通平台私信给他一条忠告或提醒，敦促他改正陋习，促进健康。上个月的一个星期六他找到我，诚恳地说：“阎主席，真谢谢您！说实话，当初我是很有抵触情绪的，后来，我逐渐明白了您的好意，谢谢！”

如今，性格开朗的廖工成了活动室的常客，进门就是一句：我又来了……

上周五，我在生产现场巡视，发现素有“刀子嘴”之称的钟泽美正在跟工段长彭迎春大声吵架，我赶上前去喝住双方，厉声要求返回各自的工作岗位。临近下班，我给她们分别发送了一条手机短信：约定来“家”叙叙。

在活动室相见，两人依然怒气冲冲，我先向二人检讨了自己当时粗暴的语气，然后问她们：“假如我们是一家人，也会发生这种无谓的争吵吗”，仨人就这样唠起了家常。

事实也是如此，一家人还有碗勺碰锅沿的小矛盾，来自五湖四海的我们，也像是一家人一样，需要互相体谅，何必为了一点小事情斤斤计较呢。

推心置腹的一席话，赢得了两人的赞同，最终两人握手言和了……

这就是我们“家”的一些“小”事。虽然有点不务正业，但我却乐此不疲。有些意外的是，在今年1月举办的换届选举中，我有幸再次当选工会主席。看来，我还得继续管好这个“家”，当好大家长这个角色。

■“七一”特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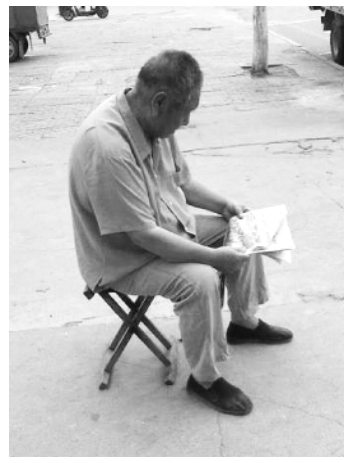
身边的老党员

□朱旭 文/图

我和八十多岁高龄的陈大爷成了邻居，并逐渐成了忘年之交。陈大爷虽然年事已高，但耳不聋，眼不花，精神矍铄，身板硬朗，只是走路有些蹒跚。

陈大爷经常来我这里跟我拉家常，来看我订的报纸。他阅报时那种认认真真的态度，让我都肃然起敬。每次他拿个小马扎坐下打开报纸，戴着老花镜的眼睛便像黏到报纸上去了。碰到不认识的字时，他还会问我。

陈大爷没学过拼音，他让我在旁边标上一个同音字，默读几遍，直到记住为止。当看完报纸后，他会把报纸板板正正地叠好递给我。看到特别好的文章，征得我的同意后，就把报纸拿回家去仔细地研读。第二天一早，他就会把报纸拿回来还给我。我对他说：“陈大爷，不就一张报纸吗，我看过了，不用拿回来还了。”他说：“人要讲信用，借东西得还，这是做人的原则。”



陈大爷穿着一直很简朴，一身庄户老头打扮。有人问他以前是做什么的，他总回答：“种地的呗！”其实他是位离休干部，一名老共产党员。一开始，我并不知晓，他也从未提起过，还是一位熟知他的人告诉我的。

知道真相后，他才向我断断续续地讲了他以前的历史。陈大爷十四岁就参加了八路军，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他都参加了。他曾幽默地说：“新中国成立不久我就出国了，够风光吧，不过是去保家卫国了。”他说他一天也没进过学堂，认识的那几个字都是在战斗之余学来的。

陈大爷的工资每月只有三千多元，而在我们这里像他这样的离休人员都拿到六千多了。我就问他：“您为国家做了这么大的贡献，却因地区差别致使您拿这么少的工资，您心理平衡吗？您觉得吃亏吗？”他说：“想想那些在枪林弹雨中一个个倒下的战友，再看看这么多的下岗职工和在家待业的大学毕业生，我知足了。再说我的医药费都是实报实销，钱够用就行，我在心理上是平衡的。我都这么大把年纪了，还能看到国家在一天天地强盛，我的小日子也过得挺滋润。由此看来，我不是吃亏，而是赚大发了。”

陈大爷就是这样一个低调、好学、乐观、可敬的老人。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一名老党员的宽广胸怀，学到了许多可贵的东西。

■家庭相册

他是我家的天

□许会敏 文/图

无论长相还是性格，我都像极了他。年幼懵懂那时，曾毫不避讳自己对容貌的失望，在他的面前抱怨为什么我没能承袭母亲清秀精致的面庞，偏偏如同与他在一个模板里拓印过一般，生来就是一张挺括饱满的“国字脸”。

而他并不以为意，哈哈大笑着把我举过头顶，说上一句：“这才是我的亲闺女呢！”就算把我的这点小纠结悉数抚平。

一生走南闯北、历经数十载尘世风雨的外公断言：像他这么贪妻恋子、小富即安的人，这辈子不会有大出息。之所以如此说他，是因为当年在70公里外大煤矿里干排水的他，未跟家中任何人商量，便自作主张与一个在乡镇小煤矿里干采掘的人互换了工作。只因这边离家仅12公里路程，下班后可以骑着自行车回家吃住。

或许外公他们眼里，他这么做无异于是用个西瓜换了粒芝麻，可只有我和母亲知道，有他在的家里平添了怎样的安稳与踏实。从此再大的风雨，我们都可以不再恐惧、放心安睡。

不过在我看来，他一点也不像外公预言的那样庸碌，工作以外的他生活极有创意。家里大到修房砌墙、打制家具，小到种菜浇园、磨刀换保险丝，他都能信手拈来，并且在小细节处设计一点新奇好玩的东西。例如，家里衣柜门上的镂空小雕花、葡萄架下水泥的小树墩、屋檐下精致的鸟巢……都为我们那时并不富裕的生活增添了许多情趣。

不仅如此，在我的成长记忆中，他的功能就相当于如今的百度，不管是外公外婆身体微恙需吃药时、我的作业题卡壳时、母亲的毛衫缩水时，大家都习惯开口问他，而他也总能准确无误地把问题解决。

然而他也有缺点，整个青壮年时期他不仅爱酒，而且好逞强。动辄便会在外面喝得酩酊大醉，自己都不记得是如何把自行车骑回家的。甚至有次酒醉夜归时，他连人带车翻下十米的深沟，幸好人落在了沟底一户农民的柴草垛上，而车则直接被摔得轮子变了形。若非老乡发现得及时，还不知结果会怎样呢。也就是那一次，性格温婉柔顺的母亲对他大发了脾气，并且取消了正酝酿给他买辆摩托车的计划。

自9年前母亲因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后，整个家里家外的所有事就全都落在了他的身上。照顾母亲、打理家务、采买购物……同样被他驾驭得游刃有余。尽管他没说过什么，但我知道这些年他过得不容易，不过他的脸上却丝毫不见沉重沮丧的气息。

每每在夕阳下，看到他左手挽着母亲的胳膊，右手牵着那头当宠物养的奶牛，去树林里散步的情景，我心里就特别感慨：这个曾经给了我生命的男人，如今正用深沉而从容的爱，为我们守候着这个完整的家。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就用笔写下来，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可以是今天的故事，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800字左右，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每篇800字左右，要照片）。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广告

“匠心”牙医打造牙齿“艺术品”

北京奥克斯口腔推崇“匠心”牙医，将牙齿当做艺术品来打造，即刻种植后的牙齿在美学修复上也同样追求完美。国际口腔种植学会成员、国内知名种植专家、北京奥克斯口腔种植主任贾四庆说：“经手治疗的每一颗牙都凝聚着牙医匠心独具的艺术灵魂。经过几十道的精细打磨、比色、上光，确保每颗牙齿在形态、色泽、质感上富有通透性和灵动感。以一种匠人之心来打造的每一颗牙齿，让患者不仅得到病痛的治疗，还让他们有了向人炫耀的‘艺术品’。牙医匠人不仅仅是满足少数派品质需求，更是大医精诚的体现，是对医术孜孜不倦的追求，对患者全心全意的负责态度。”

现在到北京奥克斯口腔看病，患者不用候诊，有专业的口腔医师详细介绍了牙体缺损、部分牙缺失等不同病情的具体治疗方案、流程、价格等。以前看牙对治疗流程和价格完全不了解，最怕的是每次治疗之前要反复向医生询问，现在心里有底了，不仅便于选择，而且治疗流程和价格的“透明”让他们很满意。方便患者也方便了医生，贾四庆说：“口腔方面的治疗流程比较复杂，过去医生忙起来不可能对每位患者详细介绍。现在我们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便于医患沟通。”术后“电话回访”模式开通；“微信问诊”不仅为患者解答口腔疾病、口腔保健方面的问题，同时经常发布口腔健康知识；周末照常上班，方便了患者周末就诊。